



最后的摆渡

何利娟

丹江流到柳林渡这儿,像是跑累了,摊开身子,慢了下来。

水是青的,沉沉的青,倒映着两岸一重一重的山。傍晚的太阳斜斜地照下来,江面上碎着一层软软的光。渡口边那棵老核桃树,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水里头。

撑渡的余伯蹲在船头,正抽着旱烟。烟从他鼻孔里出来,混着江上的水汽,蓝汪汪的。我喊了一声“余伯——”他抬起头,用烟杆儿朝我点了点,算是应了。

“过江。”

他不说话,起身,竹篙往岸上轻轻一点,船就荡开了。

这船是真老了。船板上的桐油早磨没了,露出木头的本色,深一道浅一道的纹路,像余伯脸上的褶子。船一摇,就吱吱呀呀地响,声音软绵绵的,听着叫人犯困。

江水在船底下咕咕咚咚,不知在说什么。

我记起小时候跟爷爷过江,也是余伯撑的船。那会儿我才七八岁,趴在船帮上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爷爷说:“莫把水搅浑了,下面有龙王爷呢。”吓得我赶紧缩手。余伯就笑,说:“龙王爷搬家啦!”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龙王爷没回来,余伯还在这儿撑着船。

“听我碎娃说,铁龙快通了。”余伯忽

然开口,声音像被江水泡了很久,有些沙,有些软。

他说的碎娃是他儿子,我们都叫小余。小余念书多,大学毕业后分到铁路上,打隧道,架桥,忙得没黑没明。余伯提起儿子,总是“听他说”“信里写”,因为人回不来。

“说从商洛坐车到西安,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余伯顿了顿,竹篙在水里划了一下,水花溅起来,亮晶晶的,又落下去。“一顿饭……我撑了一辈子,也撑不出这十里江面。”

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江下游几公里外,就是修建高铁的工地。站在渡口能看见那些桥墩一个一个立起来,像巨人的腿。晚上更好看,烟花一片一片的,亮得刺眼,把半边天都映白了。声音也能听见,闷闷的,沉沉的,像山底下有谁在擂鼓。

余伯说小余在电话里讲,等通车了,要接他去西安逛一逛。看城墙,看钟楼,吃一碗老孙家的羊肉泡馍。

“我说我不去。”余伯摇摇头,目光看向远处的山。山灰蒙蒙,一层叠一层,一直叠到天边。

“我去做啥?这渡口谁守?”

嘴上说不去,可我看见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那笑很轻很轻,像是怕人看见。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等高铁通了,下游那桥也修好了,汽车呼一下就过去了,谁还来坐这晃晃悠悠的木船呢?柳林渡,怕是要跟河底的石头一样,沉下去,再没人提起了。

余伯还是天天守着这儿。

那天我过江,去给爷爷上坟。爷爷的坟在对岸的半坡上,能望见这段江面。碑前我坐了很久,跟爷爷说了很多话。我说:“爷,咱商洛也要通高铁了,往后回来就方便了。”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

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透了。余伯在渡口等我,船头点着一盏马灯,火苗突突地跳,黄黄的光晕散开来,照着他那张枯瘦的脸。

上到船上,他塞给我一兜核桃,说是自家树上结的,皮薄、肉厚,在城里买不着。

“下回回来,就能坐上高铁了。”他说。

我没说话,把核桃抱在怀里,沉沉的。船到江心,风大了一些。余伯弓着身子撑篙,背影瘦瘦小小的,但稳得很。我突然想,这四十年里,他撑船接送人,怕是有几万趟了。一趟一趟,一脚一脚,把两岸的日

子缝在一起。这活儿没人给他记功,没人给他发奖状,但他就是做了四十年。

高铁轰隆隆开进来的时候,我们高兴。可那些旧日子里的好,那些慢吞吞、安静得像丹江水一样软乎乎的人情味儿,我们也会一直记着。

船靠了岸,我跳上去。回身想给钱,余伯摆摆手,烟锅子敲了敲船帮。

“走吧。”他说,“往后回来,记得来渡口看一眼。”

我鼻子一酸,使劲点了点头。

走出好远,回头望,那盏马灯还在江面上亮着。远远的,像一颗掉进水里的星星。更远处,工地的烟花还在闪,像有人在江的那头,急急地敲着新日子的门。

以后,那些去了西安的,甚至更远地方的,回家就方便多了。回来吃一碗擀面皮,听一嗓子秦腔,站在丹江边上,对余伯喊一声我回来了。

旧日子的美好,就揣在心头呢!



那片花椒林

苏立春

米一起长,麦浪翻滚时,它们藏在青绿里,麦子收割后,它们细细的枝条挺直腰杆,伸向天空。

几年时光在一家人的朝夕劳作中匆匆而过。树苗长到一人多高,枝头挂了果,稀稀疏疏几簇火红,藏在绿叶间,像散在枝头的朱砂。母亲欢喜得眉眼弯弯,小心翼翼踮脚采摘,父亲也放下锄头,凑过来帮忙,用指尖轻捏果粒,生怕碰落一颗。我们围在树下,你一串我一串,欢声笑语飘满沙坡地。摘下来的花椒铺在院里簸箕里,阳光一晒,香气四溢。干透了秤,整整一斤,母亲捧着那袋花椒,像捧着稀世珍宝,仔细地扎紧袋口,目光望向坡地的树苗,温柔又坚定:“往后会越来越好,咱们一家人的日子,会像这花椒一样红火。”父亲捏起一粒放进嘴里,眉头舒展:“真香!”

随着收成渐好,父亲的顾虑被彻底打消。第五年,花椒树载满了曾经的粮田,小麦玉米渐渐退场。每一棵树下,都留着我们浇水、施肥、修剪的身影。第八年盛夏,花椒林浓荫蔽日,我们全家坐在树下乘凉,父亲讲着种地的旧事,母亲絮叨着家常,我们依偎在旁,听蝉鸣阵阵,闻叶间清香。八月一到,花椒红得热烈,一树树像点燃的小红灯笼,耀眼又温暖。天不亮,母亲就挎着竹篮下地,父亲紧随其后,我们放学便往林子里跑,帮着递篮子、摘花椒,指尖染满麻香,额头渗满汗珠,却从不觉得累。傍晚归家,一家人满载而归,饭桌上摆着粗茶淡饭,却满是烟火温情。邻居路过赞叹,母亲总笑着邀人来学,把育苗、管护的法子细细传授,父亲也在一旁帮腔,脸上满是自豪。

那些年,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很长。村里飘满花椒的辛香,香气里藏着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陪伴,藏着父亲的沉稳担当和母亲的温柔坚守,藏着我们兄妹绕膝的欢闹。虽然土地贫瘠,可一家人心往一处想,苦日子也酿出了甜香。

后来,父母亲相继离去,我们到城里谋生,那片花椒林无人照料。树干渐渐渗胶,像无声地落泪,一场山洪袭来,泡烂了曾经顽强的根系,荒草疯长,一寸寸吞没了枯干的枝条,最后一棵老花椒树倒下时,悄无声息,像极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时光。

我站在阳台上,捏着一粒超市买来的花椒,干瘪暗淡,毫无香气。可举目望向故乡的方向,隔着四十公里的山水,也隔着十几年的光阴,那些朝夕相伴的画面却清晰如昨:烈日下,父亲躬身除草的背影,汗水浸透衣衫;树荫里,母亲挎篮采摘的身影,草帽轻晃;我们兄妹在树下追逐嬉闹,满枝红花椒炸开细缝,风里飘着麻酥酥的香,混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这些画面直戳心底,惹得人热泪盈眶。

原来,我怀念的从不只是花椒的香,而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苦、奋斗、相守的温情,是有父母在旁、阖家劳作的美好时光。那片花椒林,早已长在了我的心里,它是我藏在岁月里,对亲情最深的念想。



商洛山

(总第2908期)
刊头摄影 杨玉民

伏日手记(组诗)

王连生

蝉鸣

蝉鸣是伏天
最滚烫的方言
它们把一生的沉默
攒成一声
刺破树皮的呐喊
不是为了赞美夏天
是为了在黑暗里
熬过的那些年
找一个
能震碎壳的回声
我站在树下
汗水湿透衣衫
却不敢出声
怕惊扰了这人间
最孤独的绝唱

喜雨

先是一枚
闷热的邮戳

盖在发烫的额头
接着,风
把满树的蝉鸣
吹得东倒西歪
瓦片上的急板
砸碎了
积攒了半个月的
焦渴
雨把老天的急信
投给大地
我推开窗
看泥土翻出
腥甜的底牌
那些卷曲的叶子
正踮起脚尖
接住天空
递来的碎银子

听荷

不是听风
是听水底

那根拔节的骨头
在淤泥里
把沉默站成脊梁
不是看花
是看一池
不肯低头的绿
把烈日举过头顶
像举着一盏
不肯熄灭的灯
我蹲在塘边
听水珠滚过叶面
像听一种
历经劫波后的释然

